

非洲
文学丛书



痴心与浊水

〔尼日利亚〕沃莱·索因卡

（尼日利亚）

（尼日利亚）



痴心与浊水

Wole Soyinka
The Interpreters

据ANDRE DEUTSCH LIMITED 1965年版译出

封面、内封设计：柳成荫

痴心与浊水

Chixin Yu Zhuoshui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23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8}{6}$ 插页2

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4,900

书号 10208·274

定价 2.20 元

译 本 序

—

民间口头文学丰富多彩的非洲大陆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书面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，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。如果说战后拉美文学硕果累累，那么非洲文学也是成绩斐然。一九八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拉美作家加·加·马尔克斯获得，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非洲作家沃莱·索因卡荣膺，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们都以独创的精神产品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。

在非洲现当代文学中，知名作家为数不少，如：列奥波尔德·塞达·桑戈尔、钦努阿·阿契贝、詹姆斯·恩古吉、桑贝内·乌斯曼、穆罕默德·狄普、理查德·里夫、纳吉布·马哈福兹、西普里安·埃克文西、陶菲格·阿里·哈基姆、阿索尔·富加德、费丁南·奥约诺、纳丁·戈迪默。这些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很多建树。那么，这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是沃莱·索因卡呢？原因可能是这位作家在文学独创性上更为突出，尤其是在戏剧创作上作出

PQ24/19

了具有新意的重大贡献。正象瑞典文学院所说的：“索因卡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。”“在语言的运用上，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。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，充分用于机智的对话、讽刺和怪诞的描述、以及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力的散文之中。”

沃莱·索因卡是一位剧作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、导演、演员、教授和社会活动家，视野开阔，异常勤奋，坚韧不拔，笔耕不辍，在二十几年的创作活动中，已经出版了大约二十部作品，其中包括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评论等。他的作品大都反映传统与现代化、新与旧的矛盾，具有反殖民主义、反保守、反恶习、伸张正义、主持公道的鲜明色彩。

二

沃莱·索因卡原名阿肯旺德·奥鲁沃莱·索因卡，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的阿贝奥库塔城。他的父母属于不同的部族：父亲属伊德热布族，母亲属埃格巴族。索因卡就是在约鲁巴的这个中心城市度过童年的。阿贝奥库塔意即“岩下”，因为这里耸立着奥鲁摩峰岩，旁边有一条以奥贡神命名的河流。峰岩上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。索因卡在这种传统宗教的气氛下长大，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世界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城念完小学和中学，一九五二年

进了伊巴丹大学。这是一所著名学府。非洲的一些知名作家，如钦努阿·阿契贝等，都曾在这里就读。一九五四年，索因卡前往英国，进入利兹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系。他在这里的四年（1954—1957），正值乔治·乌·赖特领导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，赖特实际上成了索因卡在戏剧方面的启蒙老师。在此期间，索因卡迷上了戏剧艺术，大量阅读各种流派的戏剧作品和戏剧论著，尤其喜欢荒诞派戏剧，而且潜心钻研演员和导演艺术。他自己承认还受到布莱希特的较大影响。

五十年代末，索因卡开始积极从事演出活动和创作活动，一面演戏，一面写诗。一九五八年，他写出了最早的两个剧本：《沼泽地的居民》和《狮子与珠宝》。前一个剧作首先在伦敦的大学生剧院里上演，作者本人扮演了主要角色。自一九五九年五月起，他的诗就不断出现在尼日利亚、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和诗集里。著名黑人诗人兰格斯顿·休兹曾把他的诗收进了《非洲文学作品选》。

在利兹大学毕业后，索因卡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，先当教师，后在一个剧院里工作。一九五七——一九五九年间，是他努力积累戏剧经验、热烈进行创作的时期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，索因卡在离英回国之前不久，在伦敦演出了他写的独幕幻想剧《发明》。该剧受到英国报刊的赞赏。

一九六〇年，索因卡回国，投入了伊巴丹的戏剧活动。在这里，他写了剧本《杰罗兄弟的苦难》，交给大学生剧团排演。同年，索因卡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建立了自己的“一九

六〇面具”剧团，剧团成员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“一九六〇面具”剧团第一次演出了索因卡的宏伟剧作《林中舞蹈》。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剧作，引起观众的热烈欢呼。该剧呼吁人们反对殖民压迫以及违背道德和人性的罪恶行为。《林中舞蹈》的演出给索因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，使他成了著名的剧作家、导演和演员。一九六一年，他成了伊巴丹文学艺术家俱乐部“蒙巴里”的创始人之一。一九六二年，索因卡在伊费大学英语和文学系工作。一九六三年，他担任拉各斯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系主任。在四年中，他几次演出自己的和别人的剧作，发表政治评论和广播演说。一九六四年，他又创立了“奥里松演出公司”。

六十年代中期，尼日利亚政局动荡，危机四伏。他这时的两部出色作品都充满了不祥的预兆。这就是剧本《路》和长篇小说《痴心与浊水》（原名《解释者》）。《路》是一出哲理剧，从哲学和艺术上探索了死亡的实质，忠实地描述了非洲工人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压力，探讨了古代迷信对现代非洲客车司机的影响。剧情错综复杂，剧中采用了瞬间重现过去场面的手法，还有假面舞蹈，给人深刻的印象。此剧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艺术节上演，英美报刊纷纷加以赞扬。随后，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一次黑人艺术联欢节上，该剧获得一等奖。《痴心与浊水》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之后，很快译成法、德、俄多种文字；一九六八年十二月，这部小说荣膺英国《新政治家》杂志颁发的国际文学奖。作者获得了国际承认，声望大增。

这时，尼日利亚发生了部族冲突，内战迫在眉睫。索因卡发表文章，呼吁团结，奔走于双方之间。在“从事间谍活动”的诬告下，他被警察逮捕，在狱里监禁了将近两年。就在被捕之前，他把自己的一部诗集交给了出版社，而且剧院还演出了他的讽刺剧《康吉的收获》。

一九六九年十月，尼日利亚纪念独立日时，索因卡由于大赦获释，担任了伊巴丹大学的戏剧系主任。一九七〇年，他在狱中写的剧本《疯子与专家》首先在美国演出，一九七一年又在伊巴丹上演。一九七二年，索因卡离开尼日利亚，出国旅行。在伦敦，他出版了两本书，《狱里的独木舟》和狱中纪实作品《人死了》。一九七三年，他获得英国利兹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。一九八五年，索因卡当选为国际戏剧学会主席。一九八六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又荣膺尼日利亚最高的民族勋章。

三

尼日利亚于一九六〇年获得独立。在独立以后的年份里，由于当权者的腐败，社会弊端严重，人民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。国内西部地区出现了农民暴动，各个政党的武装力量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，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。一九六六年一月中旬，在首都拉各斯一群有改革倾向的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；到了七月间，另一集团又发动了反政变，推翻了政变集团。同年五月和九月，象卡诺、扎里亚、乔斯

这些北方城市，都变成了大屠杀的场所。北部、西部和东部各地都叫嚷脱离联邦，实行割据。这个国家处于瓦解的边缘。

长篇小说《痴心与浊水》反映的就是内战之前的社会状况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国家的政治局势，仅仅描述了人们的命运、人们的探索、人们的失意和痛苦，但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到大风暴已经日益临近。

这部小说所写的主要是五个欧美归国留学生的遭遇。这五个人物是工程师和雕塑家塞孔尼、新闻记者萨戈、画家科拉、外交部工作人员艾格博、大学教师本德尔。他们都是尼日利亚新一代的知识分子，希望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，但在肮脏、邪恶、金钱和权势主宰的社会里，他们一筹莫展，只能陷入迷惘、苦恼和绝望的泥坑。

塞孔尼是第一流的工程师。回国之后，他想积极从事建设工作，向政府提出设计方案，冀图建一座发电站，使千家万户不再使用煤油灯，而用上电灯，让城乡充满亮光。可是，发电站刚要开始发电，上司却故意派一个外国专家前去检查，以捏造的理由把发电站拆掉了。其实，这是上司的如意算盘，他认为拆掉发电站比让它发电更能使自己捞到好处。后来，塞孔尼疯了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惨死在汽车轮下。在五个归国留学生中，塞孔尼是个实干家，他的行动给别人以很大鼓舞。在思想意识上，这个人物既重视现代化，又很明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但他认为传统文化必须不断发展，不能裹足不前。这种思想在他的雕塑工作上有所

体现。

在性格上同塞孔尼相反的，是新闻记者萨戈。此人机灵、活跃、勇敢、坦率，口齿伶俐，说话尖刻。在雨天的泥泞中，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，寻找“解释”材料，借以充实自己的新闻报导，把营私舞弊的现象以及政客的丑恶行径揭露出来。可是，他揭发工程师塞孔尼受害的报导材料，却成了报馆之间暗中交易的资本。

他向报社求职之初，曾遇到报社社长向他索贿的事，而在报社里又碰到“高级厕所”和“低级厕所”区别使用的问题。此后，萨戈便经常谈起他的“排泄哲学”。萨戈的哲学叫做“Voidance”，这个词儿有几种解释，萨戈有时还故意模糊它的含义。他常常大谈特谈“Voidance”，旁人可能以为他讲的就是“大便”。其实，作者借萨戈之口发挥的这种“理论”，是有隐晦含义的，这同萨戈所说的“在尼日利亚最常用的两个词儿就是死亡和粪便”有密切关系，也同当时尼日利亚污浊的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。“排泄哲学”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，但它含有尖刻的讽刺意味，意思是排除一切齷齪、卑鄙、伪善、邪恶之类的现象。

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是艾格博。他身体健壮，很有魅力，爽朗、直率、粗鲁、冷峻。回国之后，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徘徊不定，进行选择。他可以在外交部里任职，也可回到家乡去继承酋长的地位，他一方面迷恋传统的非洲，打算回到家乡，一方面又觉得那是一条死路。他想到现在的时候，感到现在是卑劣的、可耻的，于是他又缅怀过去，以

为过去是宏伟的、诱人的。但是，归根结蒂，他害怕过去的日子。他认为事情的发展是循环的，他很畏惧循环，希望终止循环，跟死人脱离关系。画家科拉把他画在《众神像》上时，他气恼极了。他想跟过去一刀两段。

画家科拉的思想是曲折的，他把过去和现在溶到了一起。他赞成“循环”和“轮回”之说，认为时间是联系的、也是断续的。他在自己画的《众神像》上，赋予画上人物以可爱的形象。他把自己的几个朋友也画上了《众神像》，把现代的人画成了神。他的创作意图是想让古老的神话溶入当代的现实，同时又用古老的东西来衡量当代的现实。因此，画上的每个人都是神，而每一个神都是现代人。这表现了画家对时代潮流的超乐观主义观点。这种观点在作家索因卡的其它作品（如《林中舞蹈》）中也有所表露。

这部小说对大学教师本德尔着墨不多，这条线索不太显豁。然而，如果仔细看看，这个人物在小说情节的拓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。他把几个朋友都引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阶段。比如，他充当了塞孔尼雕塑品的模特儿；画家科拉通过他认识了漂亮的英国女人莫尼卡；由于他，艾格博邂逅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女大学生；他把萨戈领去参加了奥古阿左教授的晚会，使得萨戈在晚会上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格。全书情节的主要变化几乎都同本德尔有关。乍看起来，本德尔的作用不过是把分散的情节连接起来，但实际上是重要的。此人富有同情心，反对假仁假义的作风，向黑人士流社会挑战。

全书五个主要人物的五条线索是在发展中彼此交叉的。小说中还有其他人物的其他线索，比如“预言家”拉撒路及其小使徒的故事。拉撒路对他的教徒们和五个主要人物都很有吸引力，都对他们产生了催眠的效果。其他的人物，如戈德尔、莫尼卡、德亨娃等，都对作家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起着一定的作用。

四

《痴心与浊水》这部揭露性的讽刺小说，内涵是深厚的。作者本着探索的精神，凭借敏锐的观察力，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写出了这部反映现实的作品，在非洲和欧美都受到赞扬。这部作品是西方艺术成就和非洲民间文学传统相结合的成果。但是，本书有些情节比较怪诞，尤其是穿插了《圣经》故事和宗教的描写，而且表现手法又很奇特，初读时可能不太习惯；不过，只要细细品味，还是能够觉出其中妙处。

在这部小说中，故事发展的时间是不连贯的，是跳跃的、回旋的。整个故事好象是一些碎片的粘合，断线的连接。然而，这种艺术手法不仅可以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，而且能够揭示人物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活动，使时间相隔颇远的一些事情在一个地方同时再现。这种手法造成表面上的叙述混乱，实质上却产生新的联结，把零散的片断结成匀称的整体，结果并不混乱。正象瑞典文学院所说的：“沃莱·索因卡的作品……尽管复杂纷繁，但是条理清楚，

强劲有力。”

沃莱·索因卡是戏剧家，也是小说家。他的剧作非常富有诗意，他的小说《痴心与浊水》也有其独特的色彩，表现了他那不同寻常的写作风格，可供我们了解、观摩和借鉴。

劲 力

一九八七，二，十四。

主要人物表

比欧登·萨戈 记者。

塞孔尼(外号“老教长”) 工程师、雕塑家。

艾格博 贵族后裔，外交部工作人员。

本德尔 教师

科 拉 画家

拉宋温 律师

德亨娃 职业妇女，萨戈和艾格博的儿时同学。

乔·戈尔德 美国人(黑白混血儿)，教师。

奥古阿左 教授。

卡罗莱英 奥古阿左的妻子。

阿尤·法塞伊 大学实习医院的专家。

莫尼卡 法塞伊的白人妻子。

德林诺拉爵士(外号“不可一世”) 《独立见解报》董事长。

温沙拉 《独立见解报》社长。

恩瓦布佐 《独立见解报》总编辑。

马西阿斯 《独立见解报》通信员。

喜 媚 名妓。

妩瑟叶 法塞伊家厨子的女儿，白化病患者，科拉的模特儿。

拉撒路 白化病患者，教会首领。

诺 亚 窃贼。

第一部

“这铁桌子蹭过水泥地的声音刺得我的酒神经^①都痛死了，”说话的是萨戈，他一面嘟囔，一面把手指塞进耳朵，免得再听到这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吱吱声。德亨娃蓦地跳了起来，枕在她腿上的萨戈的脑袋一下子落了空，几乎把脖子都折断了。本德尔的两条胳膊从来不会因为发生什么事就停下来，他就用这两条胳膊把桌子和椅子一拢就推到墙的紧里头去。一阵狂风扑来，跳舞的人四散奔逃，躲开那犹如变色龙长舌似的暴雨。不一会儿，就只剩下乐队在那里了。

噗噗的声音已经继续了好一阵，艾格博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他一脸厌恶的神情，抬头看了看漏雨的屋顶；然后，他一面把啤酒倒到雨里，一面咕哝着说：

“谁去告诉上帝一声，别在我喝啤酒的时候掉眼泪，我不需要他的怜悯。”

萨戈还在揉后脖梗子：“你真是天生的刽子手，那样冷不防地跳起来，大猩猩的脖子都会给折断的。”

“可我不能让头发淋湿呀。”德亨娃说。

① 萨戈嗜酒，自认为自己身上有根酒神经。